

第一章 重返家园

春天是我的最爱 我一生中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春天。春天 这个字眼本身就洋溢着生机和希望。我童年时期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春天。

我永远忘不了 1945 年的春天。那年我十岁 苏联军队把我和父母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特雷津集中营中解救了出来。1942 年到 1945 年 我们在那里被关押了整整三年 而所有这一切仅仅只有一个缘由 我们是犹太人！1941 年至 1945 年间 十四万犹太人被遣送到特雷津 其中八万八千人被送到东部的屠杀中心 三万五千人在特雷津死于营养不良或疾病。我们一家三口总算熬过了恐怖笼罩欧洲大陆的漫漫长夜 看到了那曾经叫嚣要称霸世界、摧毁世界的纳粹政权的垮台。在美、英、苏盟军的进攻之下 这股万恶的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它吞噬了

五千万条生命 其中有一千一百万人被纳粹政府宣判为纳粹德国的“敌人”。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随者对他们实施饥饿、毒气、奴役等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 将他们活活折磨而死。这其中就包括了六百万名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大陆三分之二的犹太人遭到杀戮。人们把这一可怕的时期称为“大屠杀”时期。

欧洲的上空没有了刺耳的空袭警报 但日本的战争仍在继续。美国总统杜鲁门经过深思熟虑 发出了使用原子弹的指令。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 成千上万的人即刻丧命 数以万计的人落下终生残疾。其破坏力之大 无以计算。不久 也就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投降。历经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告结束。

人们深深舒了口气：“谢天谢地 总算结束了！”大自然本身仿佛也得到了解放。鲜花开得格外鲜艳 雨珠变得格外柔美 鸟儿的鸣叫也格外婉转。

我被赋予了“生命”这一珍贵的礼物 而我的许多朋友却因为是犹太人的缘故失去了年轻纯洁的生命。纳粹大屠杀夺去了一百五十万犹太儿童的性命。

1945 年 5 月 8 日 特雷津得到解放。我从衣服上扯下那个写有“犹太人”字样的黄星 黄星是德国犹太人的标志，毫无疑问 我感到无比的轻松。那一天，

我获得了新生。5月8日成了我的重生之日。1941年9月1日德国犹太人被迫把这一区别性标志缝在自己的衣服上。整整四年里，这个被德国人视为耻辱的标志使我成了社会的弃儿。

我们被解救几个星期后，一辆大巴从德国斯图加特开来，接送符腾堡州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当初符腾堡被遣送来的共有一千二百人，现在仅仅剩下包括我和我的父母在内的十三个人。

我们被送往斯图加特的一个残疾人中心。这是一个收留犹太幸存者的临时机构。一栋偌大的楼房里，我没有看到别的孩子。周围都是成年人，这让我感到十分孤单。我们就是这样两手空空，回到了饱受战争之苦的德国，回到了我们的家园。尽管数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我还是听到父母准备一星期后离开的打算。“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爸爸小声对妈妈说。即使在我们被监禁的黑暗日子里，爸爸也总是充满希望，一直保持乐观。他千方百计减轻我们的恐惧。“别担心，我们会挺过去的。汽车会有的。”他会这样说。可有时我们实在是饥饿难忍，他的话也就显得苍白无力。此外，集中营里传言不断，说我们即将被遣送到东部的一个集中营去。那里的情况更为糟糕。

爸爸妈妈决定离开残疾人中心，我很高兴。滞留

在残疾人中心的人个个愁眉苦脸 动不动就大动肝火，争吵不休。大家似乎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不断地哭诉死难的家人。对于他们来说 找到生还亲属的希望十分渺茫。他们让我感到十分难受。

然而 我们在残疾人中心却能得到足量的食品。每顿饭菜似乎都美味无比 即使我已经填饱了肚子 我还会再要上一份食物。其他人也是如此。对我来说，食品仍然是奢侈的东西。我觉得 把肚子吃得又饱又胀才能储存能量 以防情况突然有变。在特雷津的三年期间 我个子长了不少 但就我的身高来说 我显得瘦骨嶙峋。

我们离开这个临时住所的日子终于来临 我感到又兴奋又轻松。我想远离往事 重新做一个正常的孩子。我们一家三口相拥着走出了大门 我的心狂跳不止。突然我感到十分紧张 喉咙发干 呼吸急促。真希望这不是一个玩笑——纳粹分子会不会把我们重新送回特雷津 会不会杀害我们 我尽量想摆脱这些念头。不 不 我必须学会忘记。现在我自由了 将来也是。我望望父母 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神色。难道他们也有这种担忧 我紧紧地搂着我的玩具娃娃玛勒涅 轻声对它说：“不要害怕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玛勒涅是我两岁时外婆送我的礼物。这是我最珍贵的

东西。纳粹士兵试图把它从我身边抢走 我大声抗议才得以把它留在身边。我们到达特雷津时 纳粹士兵只允许我留下玛勒涅和自己的随身衣服。我发誓我将像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珍爱玛勒涅。伤心的时候 我向玛勒涅哭诉。它听得到我的哭泣 看得到我的眼泪。

我们仍然穿着在特雷津集中营分发的褴褛衣衫。在我们被囚禁之前 爸爸有点胖 可现在的他消瘦了许多 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他那一双明亮的褐色眼睛如今也充满了茫然和悲伤。他的头发脱落了很多 颧骨从先前圆润的脸上凸现出来。他走路缓慢 似乎每迈一步都需要积攒力量。妈妈也显得非常清瘦，额头上布满了忧伤的皱纹。在特雷津集中营 妈妈临时干起了护士这个苦差事。她的工作就是照顾那些年老多病的女伴。

离开斯图加特残疾人中心后 我们并没有回到我和爸爸的家乡吉喷黑姆——一个位于德国西部的村子。我们去了妈妈的家乡 位于几百英里外的晋本豪森村。这个村子我再熟悉不过 从 1939年起我们就和外祖父外祖母在这里生活。

在与妈妈结婚的几年前 爸爸的父母就已不在人世了。当时在这个有千户左右居民的村子里 外公外

婆是存留的惟一家犹太人。外公以贩卖牲口为生，这是德国南部许多犹太人的营生。爸爸的父亲也是一个牲口商，他贩卖兽皮。祖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两家都拥有大房子，属于中产阶级。

我喜欢在晋本豪森居住。尽管村民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是当希特勒反犹情绪的毒液迅速蔓延至整个德国时，那里信奉基督教的孩子依然对我和善如初。

我们打算在晋本豪森只待上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低价卖掉了吉喷黑姆的房子，收拾好行装，准备在形势危急的时候离开德国。当时我们的目的地是巴西或美国。爸爸有四个姐妹，有两个和她们的家人已经去了巴西，而妈妈惟一的哥哥和嫂子也去了美国。在决定去留问题时，爸爸曾犹豫不决。他很爱国，爱这个生他养他的国家。他一直认为他服过兵役，对德国忠心耿耿，不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每当妈妈逼迫他作出决断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宽慰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希特勒是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德国人早晚会意识到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爸爸在德国军队服役。敌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肩，他受了重伤。那年他才十八岁。他的英勇为他赢得了一枚十字勋章。

1938年11月，外公曾被囚禁于德国的达豪集中

营。虽然时间不长 但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我们到晋本豪森不久 外公就过世了。那时正处于“水晶之夜”期间 对犹太人的整肃预示着纳粹大屠杀的开始。爸爸也在达豪集中营被关押过一段时间。1939年 他的布匹生意被纳粹夺走。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爸爸才决定离开德国。他终于意识到 纳粹是不会为任何犹太人考虑的 即使他这个伤残老兵也不例外。然而 通往自由世界的大门被关闭了 我们所有离开德国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我们只有留下来 忍受纳粹的蹂躏。

从集中营出来后我们之所以决定重返晋本豪森，是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外婆。她于1941年底曾被遣送到拉脱维亚的里加集中营。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寥寥无几 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 集中营里的大部分人都被枪杀于集中营旁边的树林中 儿童和老人全无生还的希望。而外婆很可能就是死难者之一。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就在外婆被遣送走后不久的一个深夜 晋本豪森的一个村民来到我家 给我们带来了外婆的消息。那人是里加集中营的守卫。那天他没穿制服 行色匆匆 说话急促 面无表情：“我看到你母亲在捆稻草。听到这话 我们的心狂跳起来 接下来是妈妈的一连串问题：“你跟她讲话了吗 她看起来怎么样？”那人低着头 继续小声地讲话。而对于他接下来的话

我们毫无准备。“他们全死了 他们大多数被杀死在树林里。这是我从另一个士兵那里听说的。”没等我们有什么反应 他就带上门匆匆离去。爸爸妈妈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一事实。他们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想弄明白那消息的意思。过了好一会儿 他们才弄清楚这些话的含义。我看到爸爸搂住了妈妈。

他们要我离开房间 可我还是留在了门后。我听到了抽泣。妈妈像疯了似的 不住地哭着：“这不可能是真的。她一定还活着 只有动物才会被枪杀……而不是尊贵的人类。”我摸摸自己的脸 它早已被泪水打湿。遇到紧张或恐惧的时候 我的胃就会抽搐 现在这种痛苦的感觉又再次侵袭过来。“噢 上帝，我低声祷告，请不要让我病倒。为了妈妈 我必须坚强。噢 上帝 求你了 这个消息不会是真的 把外婆还给我们吧。我好想她。我跑进卫生间 呕吐起来。

妈妈喊我时 没有听到回答。她知道我出事了。她在卫生间里找到了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怜的孩子 你都听到了。”她轻声说道。妈妈把我搂在怀里 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她的拥抱让我感到安全。我真想永远待在那里 不受任何人的伤害。妈妈一直搂抱着我 直到我恢复正常。

我记得 在外婆被带走后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是哭

着入睡的。我用绒布棉被蒙住头 在被窝里面偷偷地哭泣 以免被爸爸妈妈听到。他们俩的精神几乎崩溃，我不能再给他们添任何烦恼。我一次次对自己说：“外婆一定会回来的。那些传言不可能是真的。”每个夜晚我都在祈祷 盼望她能平安归来。

妈妈不愿接受外婆已经过世这个事实。“确实有奇迹发生的。消息也有出错的。”她一再重复。要是能再次拥抱外婆 我该有多快活呀。

我们从斯图加特乘火车到了与晋本豪森相邻的一个大城镇——哥平根。由于不通汽车 我们去村里要走上两英里。路上妈妈认出了一些人。他们有的盯着我们 不敢跟我们讲话 有的很震惊，一副诧异的神色。他们跟我们打招呼：“你们都还活着 我们还以为你们像其他犹太人那样被杀了呢！”他们看着我们一家三口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个人接着说：“就连孩子也活着 我还没见过有孩子活着回到这儿呢。你们怎么创造了这样的奇迹？”爸爸连忙回答：“只不过是运气、命运、机会——随你们怎么叫好了。从特雷津集中营选定最后一批送往死亡集中营奥斯威辛的名单的时候 有人在我们的名字上画了红圈。这就是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惟一原由。是否遭到遣送 我们无能为力。贿赂也不成 什么都不成 想想看，一个红圈就决定了

你的生死。’爸爸讲完我们得以生存的来龙去脉 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他双颊通红 眼里噙满了泪水 身体激动得颤抖个不停。他激动成这个样子 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我们一步步靠近外祖父外祖母的家。尽管心里知道外婆不可能生还 可我们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来说 最难过的莫过于我们走进家门而外婆却没有出门相迎这一件事了。

1941 年外婆被遣送到里加集中营的时候 她的房子也被掠夺。我们被迫搬到哥平根 在犹太人定居点安身。此后 一个基督教家庭在得到允许后搬进了外婆的房子。现在 外婆房子的新主人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房间。我们终于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可怕的事实 我们再也见不到外婆了。村里人待我们很好 但几个星期后我们还是离开了晋本豪森。我们搬到了哥平根，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在哥平根市长和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司令部的帮助下 我们找到一个宽敞的公寓。公寓曾经是一家富裕的犹太人的财产 但那一家人在恐怖的岁月里都死于非命。在我们被送往集中营之前 我们的财产已经被掠夺一空。父母卧室里的家具被一个前党卫军军官霸占 现在竟不可思议地还给了我们。我的房间里放了

一张床，一个带有大镜子的梳妆台和一个床头柜。妈妈在墙上挂了些画，把屋子装扮得还算赏心悦目。

在新公寓的第一个早晨，我悠悠醒来。床很宽大，雪白的床单、轻柔的被褥和大大的枕头以它们特有的方式拥着我。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白云上飘浮。我是在做梦吗？窗子半开着，夏日轻柔的凉风拂过白色的绒毛质地窗帘，轻吻着我的脸庞。阳光泻满了整个房间。现在什么时间了？肯定很晚了，我想。我觉得自己像沉睡了几天似的。街上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可能是军用吉普或卡车吧。那些美国士兵总是把车子开得飞快，弄出好大的响动。他们总是那么行色匆匆。为什么呢？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又急着奔向哪里呢？我眨眨眼睛，揉揉脸，想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纯净清新，这儿与特雷津有天渊之别。那里的房间拥挤不堪，恶臭难闻。现在我睡在自己松软的床上，可在集中营我们只能席地而眠。即使是运气好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在双层或三层的架子床上睡觉。

起床后，我在镜子前逗留了片刻。镜子里的形象模糊不清，于是我找来眼镜戴上。镜子里的影像一下子清晰起来。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审视镜子里对着我张望的那张面孔。在特雷津集中营的时候，妈

妈曾设法保存着一面小小的镜子。那可真是一件难得的奢侈品。她有时会让我借用一下 可每次她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的 要我千万小心。那个镜子很小 我很难看到自己的整个脸庞。

我想知道自己的相貌是否在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变化 所以人们对待我的态度才会与以前大相径庭。褐色的髻发依旧拥着我的脸庞 视力依然没有改进，眼镜依旧合适。我对着镜子盯了许久 这张脸并不漂亮 但也绝不丑陋。先前我老是抱怨那副眼镜 怨它们遮挡了我的美丽。我看不出自己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那些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们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有的也戴眼镜 也像我一样有满头褐色的髻发。那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那些可怕的岁月里 我们遭受到那么多的仇视？

我站在镜子前 往日的景象又浮现在脑海。我记得 在被遣送到特雷津之前 我在上学的路上总能看到一些海报 他们把犹太人画得丑陋无比 拳曲的头发，小而圆的眼睛 长长的鹰钩鼻 活脱脱一副罪犯的模样。那些海报让我极为愤怒。那时我只有六岁 不认得多少字 但我能读懂画像下面的标语：“这些就是犹太人 他们是你们的敌人！我长得并不像海报上画的那个样子 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也不像。那时我就想，

那些基督徒肯定长着不同的眼睛 所以在他们的眼里 , 犹太人才显得如此可怕。然而我又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伊莉莎白 她也是一个基督徒 可她从未说过我像一个怪物呀。那段时间 我老是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 以证实自己并非像海报上画的那样。他们在撒谎 我对自己说。从那时起 我总是飞快地走过那些海报 竭力避开它们。我希望别人也忽略它们 使之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大多数基督徒能够无视它们的存在 , 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也就不会给予我们伤害。但让我失望的是 这一切确实发生了。许多孩子在我上学的路上讥笑我辱骂我。他们指着我衣服上的那颗黄星喊叫：“你是个肮脏的犹太人！”

我提醒自己 现在不是 1941 年 是 1945 年 我从镜前走开 耸耸肩 叹了口气。人真的很奇怪 今天他们恨你 因为你是犹太人 而明天因为你是犹太人 他们又想成为你的朋友。我完全给搞糊涂了。现在已经不早了 我最好还是穿好衣服吧。

午饭后我去散步 想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我们那五居室的公寓位于春日大街 是一栋住着两户人家楼房的一楼。对我们的新家和新住址来说 这条街的名字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这样想着。大街的尽头是被炸毁的房子。有一栋看起来就像敞开门户的玩偶之

家。房子的前面已被炸去 露出的钢梁就像裸露的伤口。房子的房间很容易辨别。厨房里的炉灶仍然完好无缺 在另一个房间 卫生间的结构清晰可见。悬挂图画 的房间肯定是客厅或餐厅。一些房间的墙上仍保留着彩色墙纸。

在原先房子林立的地方 我看到深深的弹坑。炮弹和轰炸已使先前的房屋荡然无存 只剩下房基。真奇怪 这条街的一半在战争 中完好无损 而另一半却成了一片废墟。有着近五万居民的哥平根并没有像德国许多别的城市那样遭到严重轰炸。让我纳闷的是 盟军竟然没有轰炸哥平根的工厂。要知道 许多工厂可都为战争卖过大力气呢。

飞行员向预定目标投下致命的炸弹 却多次伤及无辜平民 不知他们当时有些什么想法。当然 他们中许多人有家庭有孩子 他们生来善良 并非嗜杀成性。想想多么可怕 战争竟然使屠杀和破坏成了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

我的胃部一阵抽搐。看到这些残垣断壁 我一时百感交集。人们在地下室的防空洞内待上几个小时，期盼和祈祷着家人的平安 那该有多么的恐惧 然后一个炸弹击中了房屋 熊熊大火冲天而起。在许多情况下，一家人就这样被倒塌的钢筋水泥活活压死。是

否有人幸存下来 那么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 我为那些惨死的人感到悲哀。同时 我也感到极大的愤怒 是什么使德国人盲目地追随希特勒这个杀人狂 从而卷入这场可耻的战争 给这么多人造成这么多的痛苦和伤害 ?德国人咎由自取 ,我嘟哝道“,与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相比 什么样的惩罚都不过分。这些话一出口 ,一个警告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响起 你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 你应该感到羞耻 你的父母并没有给你灌输这样的思想 他们不是经常提醒你吗 你诅咒别人的话会应验到自己身上的。

我的父母怎么看待德国人的呢 他们从未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及过他们对德国人如何仇恨 或者要怎么报复德国人。我记得 在残疾人中心我听到过一些幸存者的哭喊：“他们统统该死 他们一定会遭到报应 他们是凶手 !”泪水从他们苍白的面颊滚落。接着他们轻声诉说 仿佛在祈祷一般：“爸爸妈妈在哪里 还有我的孩子。噢 上帝呀 ! 他们到底对他们做了些什么 ?”

当然 我不在场时 爸爸妈妈也会谈论他们的感受。我所能回忆的只有这么一件事 我们从特雷津集中营回来后 妈妈表露了她对德国人的情感。那是我们来到晋本豪森的第一个早晨。送奶车经过村子 我

们都被外面的谈话声吵醒了。送奶车就停在外婆家门前。从窗子望出去 我们看到许多妇女聚拢在车子旁。她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空金属盒子 等待着奶罐里流出的珍贵液体将盒子装满。妈妈迟疑着 她没钱去买牛奶。爸爸鼓励她加入那些妇女的行列 也去领取自己的一份牛奶。他说：“苦难使人坚强。妈妈听从了他的建议 加入到了那群妇女中。送奶人认出了她 主动送她牛奶。妈妈对此再三道谢 买东西而不能及时付账让妈妈感到极难为情。她一生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尴尬。她眼含泪水 许诺一有钱就立刻付账。“请忘了它吧 就算我送你小女儿的一点礼物。那个胖乎乎的妇女一边在围裙上擦着黏糊糊的手 一边对妈妈说。她满脸洋溢着温暖 咧嘴一笑 露出了她那排缺少一颗门牙的牙齿。

突然，一名妇女跑到妈妈跟前 想跟妈妈打招呼握手。那是以前的一位邻居 她曾是纳粹党的一名活跃分子 对犹太人特别憎恨。她温和地笑着 似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妈妈盯着她的眼睛。她一字一句 好让在场的妇女都听得到：“在那些黑暗的日子 你并不认得我们。现在你可能真真切切地就在我的面前 但我的眼睛并没有看见你。我没有喜欢你的必要！我不会和你握手的！”妈妈转身便走 妇女们的眼睛一

直追随着她。

德国曾是世界上工业发展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为什么那么多看来善良高贵的人会变得如此恶毒 我找不到答案 那是有待大人们去探讨的问题。爸爸老是这样说：“政治不是给孩子谈论的。”

我继续往前走着。我看到一些孩子在碎砖石堆起的小山包上玩耍。那些碎砖石都是被炸毁的房屋的废墟。当我走近孩子们的时候 他们停止了玩耍 好奇地望着我。后来六个孩子走过来围住我。起初我们彼此对望着 但很快一个小女孩打破了沉默：“你肯定是新来的。你住在哪儿 你几岁了 你从哪儿来的？”我羞怯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避开了另外一些。但这足以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我没告诉他们我是个犹太人 刚刚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在去集中营之前 父母就告诫过我 不要对陌生人暴露身份 否则会引来麻烦。我知道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我不再有什么危险 可我还是感到害怕。

忽然我想起我答应父母五天前回家。那群孩子邀请我第二天和他们一起玩。他们喜欢我 我很高兴。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我是犹太人还会喜欢我吗 毋庸置疑 有些孩子的父母和老师肯定教过他们去憎恨犹太人 说不定他们中有些人还虐待过犹太儿童呢。我很